

年味儿

灶火相传，年味升腾

张李文

年关将近，街头红彤彤的货摊漾着满目的欢庆，我站在熙攘的人群中，儿时对过年的那份滚烫盼头，也随这热闹光景鲜活起来，清晰浮现在眼前。

我1993年出生，打小在村里长大。那时日子紧巴，可心里踏实。一入腊月，母亲便换上那件洗得发亮的红外套，头发一盘，袖子一挽，年的序幕就这么拉开了。我最爱蹲在灶边看她炸红薯丸子，自家地收的红薯煮熟捣成泥，和上细面，经她手一揉一搓，便化作圆溜溜的小球。下锅时“滋啦”一声，甜焦香满屋子。那丸子外脆里糯，像裹了一层阳光的蜜，往后去过很多地方，吃过很多面食，却再没有那样扎实的欢喜。

新年新衣总要熬到除夕才给穿。前一晚，我总忍不住摸上好几回，叠好压在枕下，连梦都是甜的。大年初一清早穿上，走在村道上，连冷风都好像格外客气，绕着衣角走，生怕吹皱了这一身宝贝。去给爷爷奶奶拜年，步子迈得格外神气，倒不是因为衣裳有多贵多

好，而是那份被全家郑重托起的心意，让小小的胸膛不由自主地挺了起来。

肉香是过年的底色。父亲在院里支起借来的大铁锅，火光噼啪，映着他专注的眉峰。母亲的刀下得实在，把肉切成大方块，大火煮后小火慢炖，直炖到肉质酥软，用筷子一戳就能轻松穿透。出锅的肉“颤巍巍”浸在浓汁里，皮上“亮汪汪”地挂着层油光。平时吃肉是尝鲜，过年吃肉则是一家人围坐一起团圆的富足。那香气能绵延一整个正月，像一件暖融融的袍子，罩着年节里的每一样吃食——炖白菜沾了它的光，烩豆腐染了它的鲜……

还有饺子里的钢镚儿。母亲包饺子时，与父亲眼神轻轻一碰，我和妹妹便心照不宣，埋头苦吃。直到牙齿“咯噔”一声，心里先是一紧，随即化作独占鳌头的狂喜。母亲望着我们，眼角笑纹里淌着温润的光。

过年的压岁钱不多，但都是崭新的票子，被我们攥在手里，焐得发热。那不只是钱，更像一张庄重的契约，上面写着：你也是个被认可的小大人了。

如今，新衣随时可买，鱼肉亦不稀

奇。可当年那种把整年盼头攒作一堆，等在除夕夜“砰”一声点燃的滋味，似随旧日历翻页而去。不知从何时起，我不再是那个掰着手指头等惊喜的孩子，也开始挽起袖子进厨房，学着母亲的样子调馅、揉面，在饺子里悄悄塞一枚硬币。

就在这些低头忙碌的瞬间，我忽然懂了：年味从未消散，它只是悄悄挪了位置——从我仰头等待的眼中，沉到了我双手操持的烟火里；从我被赠予的甜蜜里，转到了我默默给予的温热中。

我们这代人，就这样从屋檐下捂着耳朵看鞭炮的孩童，长成了灶台前屏气炸丸子的大人，接过那根无形的接力棒，开始为身后更小的身影，烧旺一炉叫作“团圆”的火。

这么一想，心里的怅惘竟被一种更温厚的东西熨平了。原来，年的传承，从不在排场，而在那份郑重其事的念想，如何从一双掌心，递到另一双掌心。父母曾为我们点燃的那簇灶火，如今，正试着在我手里，续上同样的光。

灶火相传，便是年味最美的升腾。

年事儿

儿时过年走亲戚

尤生荣

人上了岁数总爱怀旧，说到过年，最难忘儿时走亲戚的情景。过了腊八，年味便在忙碌里浓了起来，小年过后购置年货、打扫房屋，整日忙得一日三餐都没个准点。说来也怪，竟不觉得饿。

大年初一稍作歇息，重头戏走亲戚就拉开了序幕。在绛县，走亲戚也叫跑亲戚，颇有讲究：初二去姥姥家，初三去丈人家，再按辈分亲疏远近一一走访，若是不去便意味着断亲，不再来往。记得有一年，过了正月十五还在走亲戚。

走亲戚送礼品也有讲究，给长辈送“油窝窝”，给平辈送“莲花卷”。不要以为“油窝窝”是大馒头，它里面包着芝麻、油、盐拌了的面心，外面还会粘寿字。“莲花卷”是用白面捏成的花馍，要经过剪、轧、梳、描等多道工序，样式精致，颇费工夫。也有人送点心、煮饼、饼干，那时点心质地硬，“酱油不黑醋不酸，点心赛过耐火砖”这句顺口溜很流行。虽是笑谈，但那时的点心掰不开、咬不动倒是真的。

那年月走亲戚，全靠两条腿，实实在在地走。莫说小车，就连自行车都是一般人家不敢想的奢侈物件，而且去山里走亲戚，自行车也用不上。老舅家在村南坡，离村远，院子周围种了各种果树。每次去，热情的老舅总会端上黄澄澄的酥梨、香喷喷的红果和甜甜的软柿子。老舅兄弟们都住坡上，离得不远。每次总是先去两家磕头、送礼品，然后再在大舅家吃饭，年年如此，像是约定好的。下午回去时，再顺道去老娘家。

我最惦念的还是姥姥家。姥姥家在30里外的里册峪，路途遥远且难走。前十几里路，在一条不宽的河床里，由于山洪冲刷，连年改道，人走在鹅卵石上，脚硌得难受。河槽里风大，西北风直往脖领里钻，更要命的是，过河要跳“落石”，上面结着薄冰，稍不留意就会滑落；越往里走，河床越窄，没有路了还要攀石崖、穿荆棘。无论路多难走，去姥姥家我从未打过“退堂鼓”。赶到姥姥家时，姥姥早已把木炭火烧得通红，炕桌上摆着几盘核桃、红枣、花生和柿饼，显然在等我们。姥姥先让我烤手，又倒红糖水给我暖身子，接着就开始张罗午饭。感觉时间过得飞快，饭后没多大会，父亲就催着起身。我知道再晚就要摸黑赶山路了，临走时，姥姥硬往我口袋里塞了5毛钱新币。

父亲总说“进了宝山，路不空行”，去姥姥家返程时，他总会扛上两根椴子，预备日后盖房用，10岁的我挑一根小椴同行。后来修了盘山公路，我们拉着平车，带着镰刀去，返程还会捎上一车柴，父亲说这叫“放羊拾柴两不误”。这条通往姥姥家的路，我一走就是几十年，直到姥姥家搬迁下山。

如今已到古稀之年，时常问自己：儿时走亲戚何以有那么大的心劲，难不成只是为了几口吃食、几毛压岁钱？其实都不是，是那份难以割舍的亲情，是特殊年代人们秉持的精气神。

亲戚就要常走动，越走越亲。那些年每到亲戚家，大人们围坐一起唠着家常，畅谈当年的收获，谋划来年的打算。我总爱趁机溜出去，挨家挨户欣赏春联，并记在随身携带的小本子上。没想到这个习惯，对我日后写作大有裨益。

现在村村通公路，家家有小车，走亲戚再也不必为跑路发愁。可儿时徒步走亲戚的经历，早已化作刻在心底的印记，那些藏在路途与相聚里的年味、亲情，从未消散。

年情儿

梁上竹篮子的记忆

张汉东

刚6岁时，我的小眼睛总盯着家中北房屋梁上的长形竹篮，奶奶说那是父亲熬了好几个夜晚编的。20世纪60年代末，一家九口全靠父亲这个壮劳力支撑，日子清贫，却被母亲和奶奶打理得井井有条。姊妹六个的衣服梯次相传，补丁摞补丁却干干净净，我是最小的那个，穿旧衣最多。母亲还特意把男娃的裤子做成偏开口，能翻两面穿，那时家家都是这般节俭。

当时，除了两个懂事的姐姐外，我们弟兄四个成天就知道闹活在嘴上。尤其是我，一天到晚总把黑豆似的眼睛死盯在梁上的竹篮，疑心里面藏着好吃的，是大人们舍不得给我们。直到一次父亲取下篮子，我才看见里面只有给肠胃不好的他准备的干黄馍片，只因怕鼠害，才高挂在梁上。

不过，黄馍片吃完后，篮子便有了新用场。年关临近，母亲挎着它，十里八里一趟趟朝集市上跑腾，置办年货。寒风“嗖嗖”刮着，到了腊月二十三小

年这天，家里一早便把一口比脸盆大点的小油锅支在三条腿的铁炉子上，开始忙着炸年货。一箩香喷喷的麻花炸好，接着又是炸豆腐、丸子和花了4元钱买的那块不甚肥的猪肉。猪肉其实只吝啬地削了一小块，剁碎拌了点粉面炸了些酥肉，剩下的大块儿事先已煮熟，母亲用小刷子蘸着面酱先在有皮的那面上刷着，后又轻轻地蘸了点锅里的熟油在上面抹了一遍，黄亮亮的，一看怪诱人的。等天黑前，炸下的东西已全部晾凉，母亲和奶奶便将除麻花外的吃食整齐码进竹篮，那块抹油酱的猪肉不怕重压放在最下面，其余的均放在上面，然后，呼喊父亲踩着小方凳，把那只沉实的竹篮挂到屋梁上。

大年初一在炮仗的喧闹声中匆匆而过，初三这天家中待客，大姑、二姑拖儿带女，二叔领着小堂弟，大姨牵着双胞胎小表弟，小院里挤得热热闹闹。一群野小子在院里玩闹，父亲取下竹篮卸在厨房，母亲、奶奶和姐姐们忙着备菜，带油香的味儿直扑鼻。咚咚咚

的声音在案板上刷响着，一碟碟烹调好的菜鲜亮诱人。这会，母亲让我和大哥各守着一只砂火锅添柴扇火，我们兄弟俩忙活地用小手朝下面的小口里塞着细硬的柴火，另一只手不停地对着小口扇着扇子，火苗突突直窜，火锅咕嘟响叫，香气直钻鼻腔。待客的方桌上摆满鲜美的菜肴，砂火锅咕嘟作响，大人喝酒畅谈，孩子低头争抢着肉丸子和酥肉，大姑二叔直夸饭菜赛过城里大厨。

太阳西斜，待客人散去，热闹了一天的小院一下变得冷飕飕，只剩大嗓门的风声将院子里的那棵尚未吐绿的梧桐树上的枯枝条刮得哗啦直响。一篮子香味已被享用完，父亲踩着方凳又将空篮挂回屋梁。

是啊，篮子虽然空了，可里面仿佛还盛着比吃食更沉甸甸的东西，当然不再是黄馍片，也不是喷着香气的大肉块，那是庄户人家省吃俭用、代代相传的家风，更是一家人温暖相伴的珍贵记忆。

年趣儿

鞭炮声声过大年

屈吉平

新春的鞭炮声裹挟着呛鼻的烟火气，将年味层层渲染，弥漫在天地间，把传统新年的韵味延续至今。鞭炮在我童年的记忆中，可是一件大事。每当新年的脚步逼近，除了穿新衣、吃好吃的、有压岁钱，最大的期待就是可以尽情放鞭炮。

那时，鞭炮的种类不多，就两样：双响（二踢脚）和麦子炮（挂鞭）。家里一般也只得买几挂小鞭和几个双响，而我们只要手里有小小的麦子炮，自然成了世上最幸福的人。心急的伙伴会把整挂鞭炮拆散，揣进衣兜，跑着喊着，随手掏出一两根，点上香小心翼翼引燃引线，往远处一扔。于是，清冷的村子里，便时不时响起“叭叭”声。只要鞭炮一响，年的脚步就近了。

过年放鞭炮有两个高潮，除夕傍晚迎神，大年初一零点迎新，鞭炮跟着春晚一起陪伴着千家万户。长长的鞭炮挂在院子里的树枝或晾晒衣服的铁丝上，或是挑在长杆上，一旦点燃引信便赶紧跑开，顷刻间鞭炮齐鸣，声震屋瓦，大地沸腾，新年来到。

童年时没有电视，新年的鞭炮一响，我们便冲进弥漫着火药味的晨光里，在各家的碎红纸屑中寻找未响的鞭炮，不多时口袋就鼓鼓囊囊。随便找块空旷的地方，胆大的把鞭炮拿在手里，用香火点着引线，迅速往空中一抛，划出一道弧线，在远处炸响。有的把鞭炮插在烂泥上、墙缝里，有的往石碾或窄巷里扔，听那或清脆或古怪的声响。玩得花样更多，也更疯狂了。

放完有引线的，我们便把没引线的鞭炮拦腰折断，露出里面的黑火药。

最简单的玩法是对着火药点火，看烈焰喷出。当大人们喊吃饭的声音响起时，我们才依依不舍地回家。风卷残云般吃完饭，又迫不及待地玩开了。经常因玩无引线鞭炮头凑得太近，腾起的火焰烧着头发和眉毛，但还是抵不住鞭炮的诱惑，继续乐在其中。

现在的孩子玩具琳琅，对鞭炮不再像我们当年那样痴迷。而那些设计新颖、制作精美、形式多样的烟花爆竹，闪亮登场，那升空的效果和响亮的程度，更是我们童年时期的鞭炮无法相比的。每当仰望漫天五彩缤纷的烟花，心中总会生出许多憧憬和幻想：哪一朵焰火能把我带回到童年，享受那无比快乐的新年时光？

爆竹声中辞旧岁，“噼噼啪啪”“叮咚叭”……此起彼伏的鞭炮声、冲天绽放的烟花，响在耳边，新的一年开始了！